

庞乃明 闫志猛 著

教科书里没有的

明史

所谓仁宣之治——从「促织天子」说起

明英宗的战俘岁月

万氏贵妃已半老，孝纯皇帝宠犹存

从安陆到北京——嘉靖革新的心路历程

扑朔迷离的「壬寅宫变」

雒于仁与《酒色财气四箴疏》

「一月天子」的生前委屈事

从番僧到西儒：利玛窦的华丽转身

大明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

戴罪办事与明初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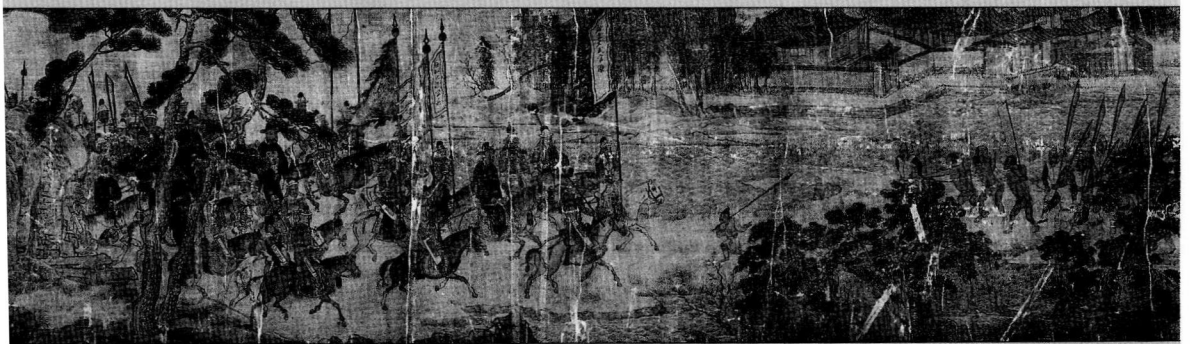
013029752

K248.09
59

教科书里没有的

明史

庞乃明
闫志猛 著



中华书局

K248.09
59



北航

C1638555

0130587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科书里没有的明史 / 庞乃明, 闫志猛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4

ISBN 978 - 7 - 101 - 09153 - 3

I.教… II.①庞… ②闫… III.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IV.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03290 号

书 名	教科书里没有的明史
著 者	庞乃明 闫志猛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153 - 3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前言

故事人物

韩林儿的悲喜人生

胡惟庸案中最早的一起冤案

独一无二的皇太孙

所谓仁宣之治——从「促织天子」说起

一代名将张辅的功过是非

明英宗的战俘岁月

明代内阁的第一位「首辅」——李贤

万氏贵妃已半老，孝纯皇帝宠犹存

从安陆到北京——嘉靖革新的心路历程

扑朔迷离的「壬寅宫变」

「铁肩」「辣手」铸人生——嘉靖名臣杨继盛

雒于仁与《酒色财气四箴疏》

「一月天子」的生前委屈事

崇祯「遭瘟（瘟）」与「郑鄮之狱」

一个空前绝后的宰相群体：崇祯五十相



教科书里

没有的
历史

目 录

李梦阳其人其事

从番僧到西儒：利玛窦的华丽转身

典章制度

大明国号之由来

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

明代皇帝的在职学习——经筵

明代的法定纸币——大明宝钞

明代的宦官学府——内书堂

影子内阁——司礼监

明代的国宾馆与邮驿总站——会同馆

锦衣卫的升降沉浮

法里法外话廷杖

明代学校是如何祭孔的

百事杂谈

明初文人的仕宦之忧

戴罪办事与明初重刑

三次修订的《太祖实录》——从一件明初敕书造假案说起

265 258 251

241 232 222 215 208 200 192 183 174 167

157 148



目 录

明代三元及第有何人

赵秉忠的明代状元卷

明代首支欧洲使团访华侧记

嘉靖朝的另类政治文学——青词

形形色色的晚明山人

明代武器装备的「鸟枪换炮」

明代休闲节日知多少

死后未葬「十三陵」的明朝皇帝

故事人物





韩林儿的悲喜人生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莫过于以韩林儿为首的龙凤政权。韩林儿是龙凤政权的政治首脑，同时也是明教的小明王，可谓是整个中原红巾军的政治与宗教领袖。然而韩林儿这个领袖却是有名无实，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作为象征的一个傀儡而已。尊崇的地位与无权的现实可以说是韩林儿悲喜人生的一个缩影。

韩林儿祖籍栾城（今河北栾城），几乎可以说是造反世家出身，他的曾祖父活着的时候就四处传播白莲教，“烧香惑众”，因而被官府流放三百里到了永年（今河北永年）。到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时，又继承祖业，在河南和江淮一带散布“天下当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传言。元末天灾不断，社会经济凋敝，而当时的蒙元统治却十分黑暗，当权者徒知搜刮民脂民膏，就在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的时候，饱受压榨的底层民众却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以至于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学者叶子奇在《草木子》中称之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在这种背景下，“弥勒”与“明王”自然成为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百姓们所热切期盼的救世主，因此韩山童所传扬的秘密宗教大受欢迎。此时又有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人聚集在韩山童周围，这些人给韩山童安上了绚丽的光环来争取民众的支持，那就是“宋徽宗八世孙”的赵宋皇室后裔。这种借前朝宗室后裔来聚集人心谋反的手段并不罕见，清中前期层出不穷的“朱三太子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随着信众不断增多，实力见涨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集在一起谋划起兵反元。

《明史·韩林儿传》记载：“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

据吴晗先生《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考证，白莲教、弥勒教均出自佛教净土宗，早期两教所信仰不同，白莲教信奉阿弥陀佛，弥勒教信奉弥勒佛，后来因为彼此仪式戒条等相似，所以逐渐合并为一。明教宣扬“明王出世”，和上面两教都被官府所禁，属于秘密宗教。到元末三教混合已久。



红巾为号。”这就是红巾军最早的由来。可惜如同历史上大多数起义一样，他们所谋划的事情很快被泄露给官府了，刘福通等人只好逃到老家颍州（今安徽阜阳）重新起兵，而韩山童则被捕处死。此事发生在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山童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也罢了，只可怜留下了妻子杨氏和幼子韩林儿两人孤苦伶仃，逃亡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的太行山群山之中躲避官府追捕。此后将近四年的日子中，韩林儿母子销声匿迹，史书上也无记载。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这在四年间，韩山童的老兄弟刘福通领导红巾军坚持作战，终于发展成为“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的军事力量。到至正十五年（1355）的二月，刘福通终于获知韩林儿的消息，在碭山（今安徽碭山）夹河附近找到了韩林儿母子。没有人知道这对孤儿寡母是如何在烽烟遍地的中原大地生存下来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自武安跋山涉水一千多里逃到碭山地区的，但是期间的风餐露宿、艰难险阻想必是少不了的。

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以造反为理想的家庭中，韩林儿的童年不会像其他儿童一般充满了欢声笑语，长大以后尤其是父亲被捕处死之后，又一直与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这就是至正十五年二月之前韩林儿的人生，大概不仅仅是“悲惨”这一个词所能概括的吧。不过似乎老天也看不过去了，在这一年给韩林儿苦难的人生送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当然这个重要转折对于他自己来说究竟是好是坏，我们后面再细说。在这一年的二月，随着刘福通的到来，韩林儿的逃亡生涯结束，被迎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当初刘福通等起兵后，各地义军四起响应，如蕲、黄一带的徐寿辉、倪文俊所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孙德崖部以及高邮（今江苏高邮）的张士诚部等等。其中徐寿辉在起义当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建立天完政权，定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张士诚也于次年在高邮自立为王，建立大周政权。

当时已经位居群雄之首的刘福通部为了正名位、鼓士气，在韩林儿到达亳州后，立林儿为皇帝，定国号为宋，年号龙凤。新皇帝

韩林儿尊杨氏为皇太后，封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封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封刘福通的弟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学者们认为到此时中原红巾军才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农民政权。而对于韩林儿几个人来说，由一个官府追缉的在逃犯人变身成为农民政权的新皇帝，仿佛瞬间由地狱到达了天堂，接下来的一些日子也确实如此，前途一片光明，生活如此美好。据《元史·顺帝纪》记载，杜遵道等大臣还纷纷派自己的子侄入宫侍奉皇帝，以表示对皇帝的孝敬。为了给新皇帝在亳州建一所像样的宫阙，义军甚至拆掉了附近鹿邑县的太清宫，用所得的木石建立宫室。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韩林儿就发现他这个皇帝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自己给予丞相杜遵道的宠信与权力引起了刘福通的嫉妒，刘福通竟然命令军士活活打杀了杜遵道，而后自称丞相，加太保衔，揽大权于一身，简直视韩林儿如无物。昔日父亲的老兄弟已经被权力欲所主宰，韩林儿这个傀儡皇帝面对着日渐陌生的刘太保，心情应该是颇为复杂的。如果能放弃权力，只做一个安乐皇帝，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吧。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元军在河南太康地区大败刘福通，进而围攻亳州，韩林



河南鹿邑县太清宫，毁后重修，规模远不及唐宋元时期。



儿只好在刘福通护送下离开了刚刚修缮好的皇宫，突围逃到了安丰（今安徽寿县）。好在此时天下大乱，义军迭起，各地纷纷告急，因此元军没有调集兵力彻底围歼龙凤政权。在安丰休养一段时间后，韩宋势力再次发展起来，派出军队四处征战。

到至正十七年（1357）六月刘福通围攻汴梁（今河南开封），同时分三路大军北伐，军力强盛，一时声势无二，大有驱逐蒙元、开邦建国的态势，作为最高领袖的韩林儿尽管只是徒有虚名，但也与有荣焉，即便身为傀儡皇帝，能得到开国之君的美名也是令人欣喜的。第二年，刘福通攻下汴梁，迎接韩林儿来到这座前宋的京城定都，号召群雄，连接四方。权衡《庚申外史》记载，东路红巾军由山东北上京畿地区，一度进军到离大都仅百二十里，数日就可到达，一时间京师大为震动。中路红巾军更是一路北上，焚毁了上都宫阙，转而向东，远达高丽。西路红巾军也转战西部，进入四川等地。韩宋政权达到了军事上的顶峰，元廷上下甚至打算迁都以避其风头。但是在捷报频传的喜人局面之后，危险也在逐渐萌生，红巾军在初期发展迅速不断取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府承平日久，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军无力抵抗。可是在红巾军日益壮大的同时，以察罕帖木儿为首的地主武装也在与红巾军的战斗中慢慢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中央朝廷镇压各地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察罕在元末可谓是功勋卓著，名震天下，他屡屡击败红巾军，《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称他的战绩是“战则胜，杀获以亿万计”，连朱元璋都极为钦佩察罕，在察罕帖木儿死后曾慨叹“天下无人矣”（《天潢玉牒》），对其评价之高无出其右者。西路红巾军正是在察罕的打击下被迫走入四川的，东路军与中路军也先后因孤军深入而失败。

到至正十九年（1359）的五月，随着三路北伐军的失利，韩林儿已经不得不从“直抵幽燕地、重开大宋天”的迷梦中醒来，因为这时察罕帖木儿调集秦晋大军将汴梁团团围困，红巾军数次出城迎战均战败，不得不开始了艰苦的守城战，一直到三个多月后城中粮尽，韩林儿再次上演了当初亳州城破时的景象，在刘福通百余人的

护送下又回到了安丰，意图东山再起。可惜从此以后韩林儿的龙凤政权日渐窘困，再也没有发展起来。此时东路红巾军在山东的残存势力由于之前的苦心经营仍然保有一定实力，与韩林儿、刘福通互为声援。身在安丰的韩林儿因此可以过上一段不算太安心，但也没有什么危险的日子。

这一局面持续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察罕的儿子扩廓贴木儿率军剿灭了山东义军。随着山东义军的覆灭，安丰已经成为孤城。此时纵使元军不来攻打安丰，韩林儿想要偏安一城也做不到了，因为江东的张士诚为了向北扩张势力，派遣部将进攻安丰，韩林儿迫不得已向朱元璋求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韩林儿迫不得已向朱元璋求援。首先，朱元璋与张士诚不同，张士诚并非红巾军系统，甚至在形势不妙的时候会向朝廷投降，所以他才会派人来攻打韩林儿这个中原红巾军的领袖；而朱元璋则是正统的红巾军出身，尽管他的不少势力都是靠自己经营而来，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自濠州郭子兴而来的传承关系。早在至正十五年的时候，韩林儿称帝分封百官，就曾经封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也命令军中奉行韩林儿政权的龙凤年号。至正十六年（1356）时，韩林儿又晋封朱元璋为平章政事、右丞相。韩林儿退保安丰以后，形势日危，周围只有朱元璋属于红巾军系统，并且依然奉行龙凤政权年号，再加上此时朱元璋在江南已经打开了一番局面，在张士诚与陈友谅两方夹击下依然游刃有余，所以韩林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向最有实力而且也是最有可能会庇护他的朱元璋求救。

那为什么又说是迫不得已呢？因为朱元璋与韩林儿政权之间并非文书往来上所显示的那么融洽，朱元璋本人也并不是对龙凤政权有多么强烈的归属感。当初韩林儿封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但是却位于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和张天佑两人之下，此时掌管郭子兴部实权的朱元璋自然不愿屈居二人之下，也不愿受韩林儿的遥控和制约。《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当时就曾说过“大丈夫宁能受制于



人耶！”坚决不接受韩宋政权的封官，只是慑于当时韩林儿势大，不得不在军中奉行其年号而已。韩林儿为了牵制朱元璋，不让他一家独大，所以才封给郭天叙等人高官，只是后来郭、张二人意外战死，于是又封郭子兴的另一个儿子郭天爵为中书右丞，结果不久又被朱元璋杀掉。双方间的牴牾已经初现。而且朱元璋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韩林儿手下的臣子，时时表现出问鼎天下的野心，比如他在面见文人儒士的时候往往会问及历代帝王平定天下之道，这就是以定天下之后的帝王为目标了。当初韩林儿势大之时，朱元璋就已经表现出种种不驯，现如今韩林儿政权山河日下，又怎么能保证朱元璋不会起不臣之心呢。只不过面对张士诚和元军的夹击，韩林儿别无选择，所以说是最后迫不得已才向朱元璋求援的。

朱元璋在接到求援消息后就立即准备派兵援助，这一次是朱元璋亲自统军前往，随行将领是徐达、常遇春，不得不说这是相当豪华的阵容了。尤其是朱元璋亲自出征极不寻常，自势力小具规模后，朱元璋只有在具有重大影响的战役中才会率军出征，比如后来的鄱阳湖大战，所以不管朱元璋援救安丰的动机如何，起码在大义上站住了脚。还没有等到朱元璋的援军，安丰已经被张士诚的军队攻破，刘福通也被杀死。心惊胆战的韩林儿正为担心屠刀是否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朱元璋终于赶到，经过一番激战击退了张士诚所部，由此韩林儿落到朱元璋手中。安丰已经残破不堪，不适宜久居，于是韩林儿被朱元璋安置在滁州，过着被软禁的生活。想必此时的韩林儿应该是忐忑不安、提心吊胆的，虽然刘福通专擅大权，但是对于韩林儿依旧有着一些香火之情，不会予以加害，甚至在多次被元军包围的危急关头还会护送韩林儿逃出险境。然而朱元璋就没这么多顾忌了，他与韩林儿之间没什么香火情，所以随着朱元璋势力的膨胀，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帝会越来越成为朱元璋的眼中刺，早晚会被处理掉，即使想如刘盆子那样做一个小官也不再可能。自从赵匡胤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后，中国的君主们都懂得了斩草除根的重要性。再说朱元璋为了保住自己拥有的

有的学者对这段历史提出了不同的说法，认为并非张士诚派军队攻下安丰城，与之恰恰相反，是朱元璋亲率大军攻破安丰，软禁刘福通与韩林儿。详见夏玉润先生《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奥秘》一文，载于《紫禁城》2009年第9期。本文依然采用《明太祖实录》、《明史》等官方史料的说法。

权力，连自己岳父郭子兴的后人都一一或直接或间接地赶尽杀绝，更何况是韩林儿这个外人。

那么韩林儿是如何结束他这悲喜交加的一生的呢？这又牵扯到另一桩历史谜案——瓜步沉船。韩林儿之死在史书中甚少提及，《明太祖实录》、高岱的《鸿道录》、刘辰的《国初事迹》、《皇明本纪》等书都无记载，据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说这是因为当时“讳言龙凤事”的缘故。《明史·韩林儿传》记载，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手下大将廖永忠将韩林儿接往南京，渡过长江的时候在瓜步（今江苏瓜埠）船沉人亡。《明史·廖永忠传》则将责任推卸给廖永忠，说是廖永忠自作主张将韩林儿沉于江中，并将此作为洪武八年（1372）朱元璋赐廖永忠死罪的缘由。权衡的《庚申外史》将韩林儿瓜步沉船的原因推于风浪，说江面风浪太大，掀翻了船只。这就几近于无稽之谈了，且不说长江江面罕有如此风浪，即使真有大风大浪，船队也可以待风停浪息后再行船，再说廖永忠兄弟二人都是巢湖水军出身，后来又统领水军作战，说得上是精通水性，怎么也不会坐视韩林儿沉船而无所作为。所以《庚申外史》关于此事的记载殊不可信。那么《明史》记载又是否属实呢？也不尽然。朱元璋曾在儿子宁王朱权所编《通鉴博论》中写道：“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对于朱元璋本人的这个辩解，夏燮在《明通鉴》中极其犀利地驳斥说，朱元璋曾特别写明廖永忠不义之事以为万世所警戒，然而如果你真的认为廖永忠做的是不义的事情，那么在他从瓜步回来的那天，你怎么不明正廖永忠的罪行而杀掉他呢？夏燮接下来又写道，廖永忠其实是遵从朱元璋的旨意处死韩林儿的。这一点倒是很好理解，正因为是朱元璋的意思，所以明初的史书在记载韩林儿之死这件事上就不得不为尊者讳了。反过来讲，如果韩林儿之死与朱元璋无关，那么朱元璋何必要对韩林儿和龙凤事如此讳莫如深呢？并且时隔多年后又在《通鉴博论》中加上这么一笔，实在是有点欲盖弥彰。因此韩林儿在瓜步沉船不假，是廖永忠所沉的船也可能不假，



但是这件事情的最终策划者与朱元璋脱不了干系。

其实风浪也好，人为也罢，不管真凶是谁，韩林儿都在瓜步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的最后一步。回顾他这一生，有过动荡不安的少时岁月，也曾经历从太行山到芒碭山的千里逃亡生涯，体验过亳州称帝时的无限荣光，也亲身伴随着龙凤政权几起几落。审视他的一生，有着太多或喜或悲的瞬间。有学者说韩林儿以及他的龙凤政权对当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们纵横中原十余年，沉重打击了元朝统治者，同时也庇护了朱元璋等南方势力，使其免于遭受元军的打击。《明史·韩林儿传》也评价说：“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然而我想不管历史对韩林儿的评价如何，对于那个从永年逃亡出来的年轻人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被史家认为“无大志”的韩林儿最想得到的恐怕就是他这一生中从未得到过的风平浪静的生活。因此当韩林儿在瓜步沉入水中的那一刻，也许对于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吧。

胡惟庸案中最早的一起冤案

涂节是第一个揭发胡惟庸谋反的大臣，也是胡惟庸死后第一批被诛杀的大臣，历史上记载涂节原本是胡惟庸的党羽，事到临头才告发了胡惟庸，然而透过尘封的历史，我们发现涂节被杀一案还存在鲜为人知的真相。

起始于洪武十三年（1381）的胡惟庸案是明初政治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蔓延十数年，被牵连而死的多达三万余人，其中不乏开国元勋、公侯之家。胡惟庸案也因此与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并称洪武四大血案。在因胡惟庸而死的三万多人中，肯定少不了冤假错案，甚至连胡惟庸谋反案的真实性都被古今诸多学者质疑，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更是全盘否定了朱元璋加之于胡惟庸身上的种种罪行，认为胡惟庸党案完全是朱元璋为子孙后代计，对功臣宿将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

说起胡惟庸此人，尽管史家对他褒贬不一，但是都不能否认胡惟庸的才能，他是个权臣，但也是一个干吏。胡惟庸是定远人，算是大明开国丞相李善长的老乡。胡惟庸在朱元璋的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就投奔了他，从底层开始做起，十年之间就从元帅府的小吏升迁为太常寺卿。能从众多投奔朱元璋的人中脱颖而出，显然不是一个只会弄权献媚的弄臣所能做到的。所以胡惟庸处理政事的才能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也正是因此，朱元璋才会在人前“数称其才”，对其颇为青睐，后来更是把胡惟庸越级提拔为中书省的中书左丞，在百官中仅位居徐达、汪广洋之下。当时徐达经常领兵在外，很少参与中书省的决策，所以胡惟庸可以说就是中书省的二把手。洪武六年（1373），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知政事，同年七月胡惟庸升为